

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

羅石圃

寮共和越共一體，寮戰與越戰相連。「胡志明小徑」有四百公里通過寮境，越共軍已有四師卯翼寮共爭城略地。寮國政府認為祇要越共軍撤出寮境，寮共即可俯首就範；否則政府軍不難予以盪平。因此，巴黎和談，如果不能使侵入寮國與越南境的越共軍同時撤退；即顯示寮國將成為越南的代替戰場，其情勢真不堪設想。如何遏阻此一情勢？溥瑪已接受蘇俄的建議：先與寮共謀求停戰，重組兩方三派聯合政府。但寮共有無誠意？北平、河內是否聽任寮共違從蘇俄安排？而蘇俄本身有否別具用心？這都是值得懷疑的問題。縱使聯合政府重新組成，右、中兩派如何團結對付寮共的政治挑戰？這更是溥瑪及永珍政府高級官員面臨的難題。

一 首次聯共造成溥瑪內閣垮台

借用「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語，形容獨立以來寮國局勢的變化，可謂十分恰當。雖然它自一九四九年方脫離法國統治——獨立至今不過二十年，土地總面積僅有二十三萬一千四百平方公里，居民共約三百萬人，但山國人民，一向老死不相往來，自耕自給，大有身在桃源，「不知有漢，更遑論魏、晉」之概。在此二十年間，朝屬寮共；暮為政府軍收復區；明日又受中立軍統轄，而美援物資，又將現代文明，帶入原始山村，其變化之大而且速，真可謂廿年銳如千載。

一九四九年，寮國在鄰邦越南人民與法軍激戰中得到獨立，成立君主立憲政府，由溥瑪親王擔任內閣總理，原以為從此可以展開和平建設，使此一內陸山國，日益進步繁榮。不料一九五二至五三年，越共三度大舉侵寮；將寮共卯翼進入全寮各地，點燃了叛亂的戰火。一九五四年七月，經日內瓦停戰協定會議決定：在寮國設立監督停戰委員會，監督雙方停戰。承認寮國政府獨立主權，限定越盟部隊於四個月內撤出寮境。以政治方式解決寮共問題。寮國政府與寮共成立協議：同意組織聯合政府，仍由溥瑪親王任內閣總理，收編寮共武裝，將豐沙里與桑怒二省交還政府。這是寮國政府與寮共由分而合的首次協定，使寮共已得到了公開的合法地位。

聯合政府經過無數的波折始于一九五七年組成，以閣員兩席畀予寮共，

在國會議員五十九席中，寮共獲得九席，但收編寮共武裝問題，始終無法解決。由于寮共已于一九五六年一月，改組為「寮國愛國陣線黨」，以寮共首腦蘇法努馮親王任主席，另一寮共首領西吞·庫馬丹為副主席，在北部高原地區脅迫各族青年參軍，蘇俄、中越共均予以武器及幹部支援，因而寮共向永珍政府提出的武裝人數，幾超過皇家部隊總兵力兩倍以上。此項龐大的軍費政府財力既無法支付；而收編以後，又勢必遭到大喫小的後果。

收編問題一再拖延，使寮共武裝趁機坐大，溥瑪總理及其左右對寮共處處遷就，使政府大部份軍政幹部及國會多數議員，對溥瑪內閣大表不滿。尤其是溥瑪之弟蘇法努馮之兄差叻，以共黨潛伏份子身份獲得溥瑪的信任，週旋于兄弟之間，明佑乃兄；暗佐乃弟，以致永珍非共人士，更感到危機嚴重，遂醞釀倒閣，迫使溥瑪不得不遠走巴黎，宣告內閣垮台。這是溥瑪首次組織聯合政府所換來的痛苦教訓。

二 第二次三派聯合造成四分五裂

一九五八年八月，培·沙凡尼功繼溥瑪組閣，一面取得美國軍經援助，一面概允將所有寮共武裝全部編入皇家部隊，但規定須開到永珍地區接受點驗及訓練後，再加以裝備。等寮共部隊全部開到永珍附近，將其軍官與士兵分別隔離施訓時，當即通告士兵：凡不願從軍的人，都可自動離營還鄉；使寮共脅迫而來的士兵，一夜之間大都星散，將所留下的不足千人編為兩營，

由皇家部隊嚴密監視。同時將所有參加內閣的寮共份子一律解職看管，蘇法努馮亦不例外；僅副主席西吞逃赴大陸。

在沙凡尼功執政的一段時間，是寮國獨立後最安定而充滿朝氣的時代。如重建收復區武裝各族人民以自衛防共，整編皇家部隊起用青年軍官，並選派青年出國留學，運用美援展開各項經濟建設，處處都可以看到此一古老山國的新氣象。可是共黨透過其隱蔽在永珍的國際同路人，協同潛伏軍中的寮共份子，將被監視在永珍的寮共軍開籠放雀，趁雨季期間竄回老巢，西吞立即由雲南率中共為其豢養的部隊返寮會合，蘇俄越共亦迅即予以支援接濟，所以寮共武裝能捲土重來，再掀起叛亂的戰火。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聯合國由于寮國請派遣緊急部隊，用以遏阻越寮共的聯合侵擾，乃組成四國調查委員會，赴寮北作實地調查。在戰事暫停期間，沙凡尼功對寮共一再忍讓遷就，以求在屈辱之下得到和平，致引起皇家陸軍不滿。十二月間，沙凡尼功內閣總辭，由蒲眉將軍接管政府。一九六〇年四月廿四日，國會選舉，反共政黨在議員五十九席中獲得五十八席，可見當時寮人反共意志的高昂。不料五月廿六日，被羈押于永珍監獄的寮共首腦蘇法努馮越獄而逃，從寮共根據地再轉赴河內與中、俄、越共商定援助，及奪取政權計劃，因而發生傘兵政變，以中立派名義再擁溥瑪回國主政。

溥瑪得中立派傘兵團長康列的擁戴，立即回到永珍與親共份子及寮共地下人員組成內閣，表面宣佈中立，但立即與蘇俄建交及接受其援助，並在蘇俄安排下與寮共談判重組聯合政府，及準備訪問河內與北平。可是這一期間，反共的陸軍及國會議員已在素旺那曲重組政府，以歐讓親王為內閣，率軍向永珍反攻。溥瑪以外臨強敵，內受共黨份子包圍，而支持他的康列又跋扈難馴，遂不得不出亡到柬埔寨。此後遂形成中立派與寮共聯合對付皇家部隊的局面，而溥瑪乃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姿態，回到寮共控制區康列繼續以內閣總理身份出現。

康列及其所屬的中立部隊在永珍戰敗後，亦投靠寮共，並得蘇俄軍援及寮共派部隊協同進攻南他猛信地區。經過長期的激烈戰鬥，直至南他不守，寮王祗有任命溥瑪為內閣總理，經過三派協議，重組三頭馬車的聯合政府，並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在日內瓦召開十四國會議，簽訂「寮國中立和平協定」，同時溥瑪政府與北平建立外交關係。

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

三派聯合政府成立後，左右兩派既勢如水火，而中立派更形成偏左偏右而互相傾軋。至一九六三年，中立派偏左的副外長傅士那被暗殺，接着偏右的壘上校也在營地被刺。最令康列難忍的，是他的副手乃端率部投共，而寮共更派兵將其部隊包圍；在劃定的駐地，更處處遭受寮共襲擊。至于在永珍的寮共份子，更到處分化挑撥，暗殺事件層出不窮，令溥瑪一籌莫展，因而發生少壯軍人政變，推翻了寮共政府，仍以溥瑪任總理。這些年來，永珍政府尚能安定從事建設，溥瑪應該深知與寮共是無法聯合的。

三 排除寮共後使中右兩派聯合致力建設

自三派聯合政府解體後，溥瑪的立場已迅速由左而右。他堅決支持美軍在越南作戰，不僅主張美空軍轟炸北越；並同意在寮轟炸越共補給線及寮共軍與北越軍的聯合蠢動。因此，他獲得了國內各方面的支持。當右派推翻了跋扈的蒲眉之後，中立派也驅除了不聽他指揮的康列，這使他對軍事將領都能貫徹命令。兩年前，在國會議員選舉中，他又在五十九席中贏得三十五席，使國會也能與他密切合作。

在對外關係上；也因採取反共立場而贏得自由各國的援助，由美、法、英、澳、日五國聯合成立的「寮國幣值基金穩定機構」，已使一日數貶的幣值，自一九六四年起，始終是與美元一比五百，至今尚無變動。此外，由于美國、加拿大、澳洲、丹麥、法國、芬蘭、日本、泰國的援助，使南岩水壩得以興工。這座水壩高六十公尺，長三百六十公尺，儲水量八十五億立方公尺，可以灌溉一萬公頃的耕地，水力發電量十二萬瓩，已于去年五月由日本一家公司負責興工承建。

日本海外志願服務隊，先後有百餘人在寮國協助經建工作，尤其在蒲考快山附近的寮國實驗農場，更有滿意的成績。法國的農技人員，也有很多人寮國擔任訓練青年農民，指導他們改良農耕技術，使用農耕機械。永珍政府且供給廉價種籽、肥料，設立倉庫中心，發給農貸，已使農產品逐年增加，預計明年的糧食即可自給，以後並可外銷。此外興建連接寮泰兩國橫跨湄公河的大橋，及擴建越岱機場，對寮國今後陸空交通運輸及經濟貿易，均有極大價值。他如伐木工業也有極大的進展。近年來，寮國城鎮面貌，已與前

幾年迥然不同，卡車、的士、電單車到處可見，完全沒有當年的村野氣息。很顯然，這些進步都是由于右中兩派合作，並肩對抗藉外力以企圖赤化寮國的寮共而得到的成果。何以溥瑪不能接受兩次與寮共合作的痛苦教訓？又進行重組聯合政府？從蘇俄駐寮大使米寧的奔走，以及俄外長警告美機轟炸寮共區將損害和談，都可看出溥瑪此舉，是受了蘇俄的影響。而俄外長的警告，又緊接着在米寧攜溥瑪親筆函赴康開返回永珍，轉達寮共要求先停止美機對寮共區轟炸再談停戰之後，更可看出莫斯科是如何遷就寮共，希望它再與永珍組成聯合政府。

寮共退出永珍政府，正值蘇俄與中共關係日益惡化的時代，它與永珍政府的兵戎相見，這顯然是遵從中共的武裝暴力路線，再參加聯合政府，便表示是走和平共存路線而跟從蘇俄，因此，寮共與永珍政府的離合，便是蘇俄與中共對寮共的一場爭奪戰，溥瑪總理正是蘇俄的此項戰爭工具。

四 溥瑪重組聯合政府的想法

溥瑪何以甘願聽從蘇俄的安排再與寮共合作？這當然是由于巴黎和談，他希望侵入寮境的越共武裝與侵入越南的同時撤退，在和談協定中一併載入協議。但有種種跡象顯示，越南縱使停戰撤軍，侵入寮國的越共軍不僅不會撤退，而從越南戰場撤離的越共軍將以寮國為第二越南。因為自巴黎和談以來，越共軍在寮國已不僅是保護胡志明小徑的補給線，所有上下寮的寮共軍蠢動，無不是越共部隊担任主攻。這說明越共軍侵寮，並非爲了越戰。

更使永珍各方面憂慮的，是中共建築滇寮公路，由豐沙里經南他而抵猛綏，與由猛綏經桑怒穿過胡志明小徑而直達北越奠邊府的十九號公路啣接，可使寮共控制區與中共及北越連成一氣，兵員補給的輸運均可朝發而夕至。這一條毫無經濟價值的道路，中共何以不惜穿越高山深谷的工程艱鉅？且以兩營配屬有高射武器的部隊保護工人施工？顯見其目的在軍事上的南進。永珍政府雖與北平有外交關係，但以溥瑪在聯合政府時代，曾要求中共援助寮國建築滇寮公路，故無法以外交關係加以制止。

誠然，中共和北越都是一九六二年簽字保證寮國中立地位的十四國之一。蘇俄是此一會議的主席。永珍政府有權要求蘇俄制止河內及北平違反十四國協議的行爲；但蘇俄認爲聯合政府排除了寮共便已違反了協議的基本精神

，因此促使溥瑪重組三派聯合政府，如此方可以協議束縛簽字國家。越共既可撤出寮境；中共所築的滇寮公路，亦可資寮國政府五年經建計劃的利用。

溥瑪當然了解其同父異母弟蘇法努馮這些年來的苦悶，也清悉其左右若干人一再因「蘇修」或「走資派」遭受攻擊；老一派寮共份子多受制于少壯派，多有悔不當初之慨。尤其蘇法努馮的愛子留俄歸來後，被扣上「蘇修」特務帽子而遭受槍決；更使赤色王子及老夥伴非常寒心。假如他們能行使自己的意志，自然有回到永珍參加聯合政府的可能。果然在蘇俄駐寮大使米寧攜着溥瑪親筆函抵達康開時，寮共並沒拒絕重組聯合政府的要求，祇提出了先停轟寮共區的反要求，然後再談停戰。

當去年底至本年初的一段期間，永珍政府根據蘇俄駐寮大使米寧由康開返回的報告，認爲重組聯合政府的希望很大，已預作各種準備工作。據本年二月廿日曼谷英文郵報引用溥瑪的談話：寮政府正考慮與共黨重開談判，以組織符合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定的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並已準備與寮共代表比特拉西進行談判。溥瑪表示：先行談判不外乎議事程序。例如：如何將地面戰鬥降級？左派如何重新返回政府？第二天，他重申與寮共結束內戰的談判步驟，並透露主張右中兩派合組政黨。

溥瑪認爲一九六二年所組成的三派聯合政府之所以使寮共退出，主要原因：在于越共未能遵照協定于七十五天內撤出。他于去年六月七日，特發表在日內瓦會議前，北越與他暗中交易不宜佈越共軍在寮作戰及人數的祕密，而北越竟不遵密約撤退其入寮部隊，以致寮共恃北越部隊的支援而退出聯合政府再起叛亂。因此，他從去年下半年起，不斷公佈北越軍入寮的人數及支援寮共叛亂的情形，並於去年八月卅一日，正式發表白皮書，列舉北越軍侵寮事蹟及其入寮人數。這顯然是爲重組聯合政府後，要求北越撤軍的根據。

此外溥瑪認爲北越軍公然不斷支援寮共叛亂，監督委員會的無能也有所促成。當然，此一監督委員會，組織小，人數少，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非造成無能的主因。真正的障礙，還在組成該委員會的三國委員意見不能一致。每當永珍提出申訴——要求制止北越侵略行動時，該委員會三成員之一的波蘭便表示反對，因而溥瑪要求擴大該委員會組織，增加成員至五個，並提出在緬甸、印尼、日本、法國四國中任選其二，即可發揮監督的功能。這些當然都是永珍的一廂情願。至于寮共的答覆有無誠意？我們也不難求解答。

五 蘇俄和寮共各有打算

寮共、越盟、赤吉蔑（柬共），本是印支共黨的三個成員。一九五二年，寮共、柬共、越盟共組聯合陣線對抗法軍，並願接受越盟領導，由越盟派遣專員指導寮東共活動。一九五二至五三年之間，越盟三次大舉侵入寮國，其主要目的，便在護送中、越共為寮共訓練的幹部及武器給在寮國各地活動的寮共。一九五八年，永珍扣留蘇法努馮及寮共要員，寮共兩營部隊亦遭監視，西吞逃入大陸，其餘寮共幹部亦紛紛逃入北越或雲南。翌年寮共部隊竄回老巢，實已殘餘無幾，其所以能整軍再戰，乃由于西吞再率中共為其訓練的寮共及北越收容整補的寮共加以會合。可見寮共與北越中共是為一體分肢。

從一九五三年寮共退出永珍政府後，中共蘇俄關係益形惡化，中越共對寮共大力整肅親俄派與民族派（土共、主張與永珍合作者），親俄的康列與民族派的乃端先後被整即是一例。近年來，共匪文化大革命推行到各國共黨陣營，由北平訓練的各國年輕共黨幹部手握大權，元老派無置喙的餘地，蘇俄對寮共的影響力已隨之消逝，北平豈能容許寮共聽任蘇俄安排再加入永珍聯合政府？果然如此，則寮共將轉入「和平共存」路線倒向蘇俄。北越親匪主戰派在越戰結束後，亦將用武無地。假如大家不否認寮共無法擺脫中越共的控制，便應該瞭解很難有放棄武裝叛亂的可能。

但寮共為何迎接蘇俄駐寮大使赴康開幹旋和平？且對溥瑪的要求重組聯合政府並未拒絕？這完全是由于要解除美軍轟炸的威脅，利用蘇俄以制止美國對寮共區的轟炸。所以寮共首先提出停止轟炸的要求，次一步再談判停止地面戰鬥。米寧赴康開的時候，正是美空軍對寮共區轟炸最猛烈時期。據去年十二月六日法新社巴黎電稱：寮共指責美空軍對寮共區轟炸升級，凶猛程度前所未見，每日出動包括B五二轟炸機平均達五一一架次，投下超過二萬一千枚爆炸彈，五百枚殺傷及汽油漿彈，及幾百發火箭彈，這種威脅可想而知。

果然于米寧返回永珍後，經過寮政府的要求及蘇俄外長的警告，美軍對寮共區的轟炸停止了。但寮共有無對等的地面戰爭降級行動？本年一月十五日，寮越共聯合游擊隊夜襲永珍附近軍火庫，使儲藏的軍火損失三分之二，守軍死傷三十餘人。三月二日，寮共軍猛攻寮北那空縣，使守軍二百五十人

傷亡半數，桑怒境內政府軍陣地完全失陷。三月五日，寮共游擊隊以中共所製B四〇火箭砲攻擊日人為建築湄公河水庫而設的建築裝備儲藏所。接着永珍軍警單位捕獲十二名共黨份子，據供稱：中、越、寮共已合組暗殺隊，在永珍從事顛覆破壞工作。果然四月十一日，法國農技人員三名在永珍近郊農校被寮共槍殺。

更值得注意的，寮共軍于四月十五日向永珍以北約一百哩的中立軍陣地猛攻，並使用三輛寮共軍從未擁有的俄製坦克車。十六日寮共軍又進攻永珍以北僅三哩半的一處鄉村。而中共所建的滇寮公路，在美軍停止轟炸的一段期間，工程進展特別迅速，以致泰方極為憂慮，使他儂總理不得不親函尼克森總統要求設法制止。永珍方面可能已了解寮共要求停炸談判祇是緩兵之計，乃不得不恢復對寮共區轟炸。

六 結論

蘇俄不可能不瞭解寮共已成爲中共及河內親毛派的禁嚮！不容許它染指而牽向永珍，但它更清楚美軍轟炸對寮共區的威脅之大，急需運用它加以制止，並給予新武器以對付美機及擁有美式裝備的永珍部隊。它對河內的影響力既由此而加強，對寮共亦未嘗不可如此。越戰和談它已大獲漁利，寮戰和談，無論成敗，它也都有利可圖。大家如不否認蘇俄對越戰是一面援助越共，一面在幹旋停戰和談，我們對寮共自蘇俄駐寮大使到過康開後，即擁有俄製坦克也就無足驚奇。

永珍與康開如能由和談而重新組成聯合政府，這對蘇俄固然有利，如其不成而擴大戰爭，把美軍再纏在此一地區，對它也是大有利益。我們不能武斷寮共完全沒有重回永珍的可能，但這祇是在某一階段的策略，可是寮國的戰爭決不會因此休止。永珍政府的水利農業建設一片光明遠景，這是寮共最嫉恨的，因此中、寮越共要合組破壞隊而加以破壞。但此項工作的基本人員，一爲外國專家；一爲寮國留學國外回國服務的青年學人。外國專家懼怕暗殺，青年學人深恨永珍貪污腐化的軍政大員，寮共一旦加入政府，祇要加以挑撥煽動，永珍政府必會自亂陣營，這就更便于它再擴大叛亂。前車之鑑不遠，溥瑪決不能再一廂情願，希望重組聯合政府以便利蘇俄，且爲永珍政府自掘墳墓。